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厄林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卮林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卮林十一卷明周嬰撰嬰字方叔莆田人官上猶縣知縣是書體近類書而考訂經史辨證頗為該洽每條以兩字標目而各引原撰書之人姓以系之如質魚諧杜之類蓋用王充詰墨刺孟等篇目之例也其中

如駁王僧虔之紀次仲及論杜詩之西川杜
鵬等處亦未免過於執滯然所刊正處實多
非率爾讀書者可比王士禎池北偶談極稱
其辨石尤風一條解古樂府賜字義一條君
苗無姓一條高似孫誤引金樓子一條而謂
其詮鍾一條不知名媛詩歸為吳下人托名
鍾譚其中文明太后青臺雀歌杜蘭香降張
碩詩數條皆不足辨然鍾惺譚元春之書盛

行於天啓崇禎間至真贋並出無由辨別今
鄉曲陋儒奉其緒論謬種流傳知為依託者
蓋少既悉其謬即當顯為糾正以免疑悞後
人如士禎之言出於鍾惺則當辨不出于鍾
惺即不必辨則惟攻其人非攻其書矣以是
咎嬰仍不免於門戶之見也乾隆四十四年
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庖林卷一

明 周嬰 撰

質魚

雒水

魚豢魏畧曰漢火行忌水故雒字去其水而加佳魏
為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雒
除佳而加水

質之曰左傳遷九鼎于雒邑又伊雒之戎會雒戎至於

雒館於雒汭請有事於雒周禮豫州川榮雒周代已為
雒字郊祀志殷得金德周得火德故周忌水而然乎律
歷志以殷為金德周為木德迄後漢禮儀志亦云是周
果木行也亦豈忌水而加佳乎史記夏本紀踰于雒又
伊雒澗東過雒汭導雒自熊耳禹世已為雒矣山海
經謹舉之山雒水出焉又門水至河入雒伯益在虞年
又已為雒矣虞土德夏金德也郊祀志又謂夏得木德
亦豈忌水而加佳乎新城郡沮水山海經左傳作睢水

睢水在楚楚不忌水何不除佳漢之受命非始于洛洛
之從水何忌之有江淮河漢四瀆之大者皆不去水而
獨更於洛何也高帝建國曰漢傳之百世避忌宜孰有
先者如秦之說漢字便當加佳矣按沈約歷志曰五德
更王惟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為
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
土勝秦水以秦為一代若同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
宋金若同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難者云漢

高斷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則漢非火而何斯又不然漢若為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義況乎蓋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以土德為赤帝子秦以水德為白帝子也又按論衡引泉陵紫芝湘水黃龍之瑞從公孫臣及賈長沙等說漢審土德則安得以火行而忌水乎

諸杜

歲星

杜預春秋傳襄十八年注曰歲在豕韋二十八年梓
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注曰歲歲星也十八年
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
枵淫行失次也昭九年杜注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
大梁自大梁四歲而及鷄火十年禘竈曰今茲歲在
顛頊之虛杜曰謂玄枵十一年注曰襄三十年歲在
豕韋至今十三年復在豕韋楚靈王弑立之歲歲在
大梁到昭十三年復在大梁三十二年杜注此年歲

在星紀

諺曰歲星乃東方木宿之神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
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故左氏好以歲星贏縮占驗
機祥後世疇人世家異教殊術年載次舍往往差池按
竹書及年表襄十八年太歲丙午二十八年為丙辰昭
之九年太歲戊辰五歲則為壬申自此四歲而為乙亥
昭十年則己巳也襄三十年戊午更十三歲蓋為庚午
靈王弒立即昭元年庚申到十三年太歲壬申杜氏之

歷蓋與韋昭同也韋昭國語注曰歲在大火魯僖五年也歲在壽星僖十六年也在大梁僖二十三年也受實沈之星僖二十四年在鶉尾二十七年復在壽星則僖二十八年也據史記僖五年丙寅十六年丁丑二十三
年甲申明年乙酉二十七年戊子二十八年己丑杜之解推之則太歲在子歲在鶉尾太歲在丑歲在壽星寅在大火卯當在析木之津辰在星紀己在玄枵午在娵訾未在降婁申在大梁酉在實沈戌當在鶉首亥當在

鷄火也故五行志成公五年梁山崩是歲歲在鷄火至十七年復在鷄火年表五年乙亥十七年丁亥又范甯穀梁傳序升平之末歲在大梁蓋升平四年庚申杜氏之說非誕矣然昭九年戊辰既歲在星紀而三十二年辛卯而亦曰在星紀是自相乖違也且杜全不用太初歷者漢書律歷志曰太初元年歲在星紀娶女六度漢志曰歲名因敦是年太歲丙子王莽傳莽下書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蒼龍癸酉服虔曰蒼龍太歲也五年莽

又曰始建國八年歲躔星紀在洛陽之都明年改元天
鳳天鳳元年莽曰更以七年大梁蒼龍庚辰行巡狩之
禮厥明年歲在實沈蒼龍辛巳即土之中案始建國無
八年即天鳳三年天鳳無七年即地皇元年莽下書無
非好大行詐之詞然始建國五年通鑑紀實在癸酉天
鳳三年歲陰丙子地皇元年二年則庚辰辛巳如莽言
又律歷志漢高祖代秦繼周天下號漢歲在東井二十
二度鷄首六度漢志曰歲名敦牂太歲在午而天文志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蓋漢

元年丙午也

或誤讀律歷志以丙午元年為謬耳

以漢書觀之則太歲在

子歲星在星紀太歲在丑歲星在亥枵寅在姬訾卯在降婁辰在大梁巳在實沈午在鶉首未在鶉火申在鶉尾酉在壽星戌在大火亥在析木也故律歷志曰伐桀之歲歲在大火房五度竹書曰其年壬戌志又曰文王受命歲在鶉火張十三度至武王克殷十三年歲亦在

鷄火按大雅文王疏曰文王受命改元元年太歲己未
其十三年辛未則孟堅之指伸矣然志又述襄公三十
年歲在姬訾三十一年歲在降婁其年戊午己未且以
成公之乙亥丁亥為歲在鷄火而光武中興改元建武
歲在鷄尾之張度是年乙酉則又午在姬訾未降婁
酉在鷄尾亥在鷄火是班氏自為淆亂也杜豈以班術
踈闊故不從之乎

淮南書太陰元始建于甲寅歲徙一辰

廣雅曰太陰太歲也太陰

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卯
歲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辰歲歲星舍營室東壁太
陰在巳歲歲星舍奎婁太陰在午歲歲星舍胃昂畢太
陰在未歲歲星舍觜雋參太陰在申歲歲星舍東井輿
鬼太陰在酉歲歲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戌歲歲星舍
翼軫太陰在亥歲歲星舍角亢太陰在子歲歲星舍心
房心太陰在丑歲歲星舍尾箕史記亦曰攝提格其太
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歲陰在卯星居子歲陰在

辰星居亥歲陰在己星居戌歲陰在午星居酉歲陰在

未星居申歲陰在中星居未歲陰在酉星居午歲陰在

戌星居巳歲陰在亥星居辰歲陰在子星居卯歲陰在

丑星居寅索隱曰皆石氏星經文也

周禮馮相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

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十二歲一小周太歲左行于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歲星為

陽人之所見太歲為陰人所不覩太歲歲星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 其說與淮南合

然則太歲在寅歲在星紀卯在玄枵辰在豕韋己在降

婁午在大梁未在實沈申在鶉首酉在鶉火戌在鶉尾

亥在壽星子在大火丑在新木也夫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行度既有定局即間遇遲疾伏留順逆其大體要自不失遲過者疾必續逆滋者順必倍伏久者見必倏一歲所次要還常法故杜於襄三十年注曰二十八年歲星淫在亥枵今三十年在娠訾是歲星停在亥枵二年然則二十八年不害其疾二十九年無損于遲歸之年居一次耳而三家躔舍各各乖異何也淮南于太陰在四

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鈞則歲星行二宿二十八宿高誘注曰仲中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高誘注曰仲中也謂在子午卯酉四面之中丑鈞辰申鈞巳寅鈞亥未

鈞戌謂太陰在四角晉灼嘗取此語以注漢書

漢書天文志歲

星注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蓋以四孟四季易四鈞也

今觀卯

歲舍須女虛危午歲舍胃昴畢酉歲舍柳七星張子歲舍氏房心是四仲果行三宿也餘歲舍星紀析木諸次是四鈞果行三宿也班氏以四季行三宿韋杜以四孟

行三宿于晉氏之說且不合矣平而論之淮南及太史公之法為密而班杜都不依用杜自以長曆推驗春秋時事豈能全無合離其後孔穎達作正義曰隱公即位歲在豕韋桓公即位歲在玄枵莊公即位歲在鷄火閔公即位歲在大梁僖公即位歲在鷄首按隱元年己未桓元庚午莊元戊子閔元庚申僖元壬辰也既稱午在玄枵未豕韋則安得鷄火直子大梁直申鷄首直戊乎且未豕韋而文公之元乙未也顧云歲在降婁莊元

年戊子而云鶉火乃昭十五年壬戌又言歲在鶉火二
十七年甲戌曰歲復在鶉火借子之矛攻子之盾其何
如矣漢獻帝傳載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為
分野魏在大梁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
將討黃巾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
復在大梁陛下受命今年青龍在庚子又載魏明帝冊
山陽公曰帝自西京臻茲洛邑聿改乘轅又遷許昌武
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帝肇征迄于鶉尾十有八載九

域咸又惟帝念功祚茲魏國考魏志獻帝還洛陽曹公都許車駕出轅轅而東則建安元年也及策命曹公為魏公則建安十八年也按建安二十五年為庚子則元年丙子十三年戊子十八年癸巳也據蘇林之表則太歲在子歲星在大梁讀魏明之冊又太歲在子歲星在玄枵太歲在巳歲星在鶉尾與淮南史記漢書韋杜之歷復皆不合夫天道玄遠推步難明載祀綿邈校算易與蘇董等皆紀當時事而自為乖異乃爾且從玄枵數

之十有八載不得在鷄尾之次又諸家言魏分野在實
沈而董巴言在大梁布穀其舌以誑媚時主遂使歲星
之說竟不足信公羊傳襄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何休曰
時歲在乙卯解云何氏自有長厯不得以左氏難之然
則為天數者家自謂義和人自謂臯昧誰得復訾之乎

鐫紀

溫泉寒火

晉書陸機策問有溫泉而無寒火何也紀瞻對曰陰

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陽潛龍勿用泉源所托其
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
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為質外動剛
直以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
剛施柔受陽升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

鑄之曰淮南子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
明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水曰
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故陽施陰化元命包亦曰陰

精為月常肫任而受明精在內故火日外景金水內景
思遠所對蓋采其說然不對火性之必熱而引火德之
外融可謂遁詞矣且火以烈而始見其剛非以剛而乃
有炎也水以潤而始見其柔非為柔而乃徵其潤也況
火藏木石之中藏烟匿燄何嘗不靜而水發重壤之內
潛源奔沸何嘗不動又以初九純陽為泉源所托則濫
瀦濁洵謂宜盡為烟液以水之受溫為含容之性則河
漢淮江亦當變為湯谷而海內湯泉曾不能十數其理

屈矣若夫蕭丘燎原而入者有衣裘之想東武焚林而披者無焦灼之色陰陽相搏固有不可類推者安在其無寒火也

抱朴子曰謂火必熱而蕭丘有涼鹹齊地記曰東武山有勝火之木燒之不死亦無損也

刺顧

問訊王導

世說新語言語篇曰王敦凡舍為光祿勳敦既謀逆

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熟王丞相詣闕謝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和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刺之曰按王含南奔與敦同逆而和云遠避流言諂媚擁戴亂賊之黨也左傳僖二十四年襄王出居于鄭滅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諸葛亮上言獻帝曰久令陛下蒙塵幽處田疇傳天子方蒙塵未安潘

岳西征賦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晉四王起事
惠帝蒙塵洛陽黃門以瓦盃盛茶上至尊庾岷別傳劉
曜作亂京都傾覆天子蒙塵岷與許遐等從釋慧遠論
曰元興三年天子蒙塵人百其憂通典晉博士徐虔議
今天子蒙塵攝王不宜作樂南史梁王雖在蒙塵齋戒
不廢隋書李密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歷尋往牒誰敢
以兩字施於臣下者和乃舉屬丞相丞相若非陰共勸
進則為體昧尊卑謂之能言不亦謬乎世說又曰和詣

王丞相丞相對之疲睡顧謂同坐曰昔公協贊中宗保
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大喜以此而觀和直
巧言令色取悅容身者也

難裴

魏明帝

裴松之三國志注校練精密可謂勤矣然亦有濶處
攷魏志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時年三十六注曰魏
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

十年生至此年整三十四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彊名三十五年不得云三十六也難曰按志稱獻封武德侯年十五時為延康元年則獻蓋以建安十一年生計黃初太和青龍合年十七而景初彊為三年凡二十年則裴云強名三十五者良是若以為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德陳裴皆為舛也

神亭

吳志太史慈到曲阿為劉繇偵視孫策時獨與二騎
卒遇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墜
得慈頂上戟慈得策兜鍪於是解散慈入山中稱丹
陽太守住涇縣策躬攻討遂見執策解縛捉其手曰寧
識神亭時也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注
引吳歷云慈于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裴曰此與本傳
大異則疑有繆誤

難曰慈若于神亭見囚則策方解縛而遽云寧識神亭

時何其倉卒不次又當言今日得我云何不宜言爾時也按呂範傳範從孫策攻太史慈于舅里乃知神亭時慈獲策兜鍪而舅里時策致慈縲紲也裴蓋未之深核

箴王

陳驚坐

王僧虔上古未能書人名啟云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坐皆驚時人謂為陳驚坐

箴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哀帝末為校尉有功封嘉威

侯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時列侯有與導
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
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更始時為大司馬護軍使匈奴
奴事具漢書而簡穆不審野客叢談云王僧虔名書錄
說陳驚坐異是是不知僧虔之謬也

王次仲

能書人名啟又云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箴曰水經注上谷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倉頡舊

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
于事要奇而名之三徵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
之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首發于邁化為大鳥出
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于山故其峯有兩大翮小翮之
名張懷瓘書斷亦引陽固北都賦曰王次仲匿術于秦
皇落雙翮而冲天然則次仲與祖龍並世而僧虔謂之
後漢人敷對若此斯亦謬矣

辨劉

叔向

世說新語曰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劉孝標注曰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辨曰世說賞譽品漆止於魏晉兩朝間因蛛李志而及廉藺因讀高士傳而出井丹長卿若尚論古人羗無義例所謂叔向者予以為望之有叔名向為之題目以相標榜如王大將軍稱其兒類耳且叔向平丘之會以威武劫齊以無道脅魯以譎詐懼季孫而又構殺萇弘陰

謀周室則又何朗朗之有

深公

世說新語輕詆篇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紫
棘三斗許注曰深公即殷源也

辨曰世說之稱公者山張羊和溫褚王蔡庾謝郗陶及
桓宣武十三人耳皆位登台司巍然公輔者也其他叔
夜以名勝共尊安道以高隱見賞衆譽所歸亦得茲號
然皆繫之姓氏無析字而稱之者惟慧遠道安法深道

林以方外緇侶取名之半綴之以公猶云耆宿耳殷在世說中稱殷侯浩殷淵源殷中軍殷揚州至桓公稱阿源盡矣不登台輔望非稽戴顧得稱公于例未允且浩字淵源唐以諱淵改為深源蕭梁之日安得以深代淵乎予謂深公者竺法深也前注云法深道徽高扇直永嘉亂考室剡縣岬山中支道林宗其風範世說法深凡五見而於此獨以為殷侯必非孝標撰也孝標注多為敬胤者所清敬胤蓋唐人此注抑愈下矣雖然世說曰

有人道深公謂曰黃叻年少勿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觀此則元規于法深不薄而茲乃發輕詆語夫倚庾之貴以拒誹訾庾之短以鬻重法深豈高逸沙門哉

析酈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後魏御史中丞尚書左僕射撰水經注四十卷

君子濟

酈道元水經注曰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齋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以金子之津長不受事間帝曰君子也遂名其津為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

析曰後漢書桓帝再幸函谷一臨雲夢乘輿鹵簿不屆榆中且京雒宅中代畎不為東地元號屢易紀年不得

十三濟嘉君子之名必非蟲吾之主按魏收書以猗色為桓帝幽并之間水草是逐度沙漠而飲馬據參合以張檀故以榆林為西桑乾為左矣尋厥昆嗣屢游斯津則桓即猗色差無乖爽但色統部止十一年此言十三又非佳證且桑氏已著濟名則事在漢桓之先矣

絳陽

水經注曰晉悼公謀去故絳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即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封越騎將軍華無害

為侯國

析曰故絳猶言故都故宅杜元凱成六年故絳注曰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蓋以新田為新絳也酈氏遂用其說然莊二十六年士為城絳杜注曰絳晉所都今平陽絳邑縣而新田注又曰今平陽絳邑縣是夫故絳既今絳邑而新田又復同墟杜之釋地殆自相伐且殷人五遷不稱新亳周京屢徙不帶舊豳齊都臨淄便去薄姑之號楚移湫郟豈仍故郟之思矧絳本非嘉名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不過以水氏縣晉人何取而三以命都哉又史記越將
絳陽侯無害司馬貞考地理志無絳陽而漢表作終陵
則史之絳陽未足以證新田也

鑿臺

水經注曰榆次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瑤于
其下刳腹絕腸折頸摺頤處也

折曰戰國策曰三晉氏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將其
頭以為飲器韓子難三曰智伯國亡身死頭為飲杯呂

氏春秋曰趙襄子與韓魏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
史記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又豫讓傳襄子怨智伯漆
其頭以為飲器淮南人間訓曰智伯身死高粱之東頭
為飲器又道應訓及說苑曰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
之首處十月圍襄子于晉陽襄子擊之大敗智伯漆其
首以為飲器據此乃知漆頭之謔實報灌首之辱諸家解
同虎子已屬虜言而水經注曰韓魏殺智伯剝腹絕腸
折摺頤頤蓋所未聞尋史記及新序載黃歇上秦王書

曰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韓魏叛之殺智伯瑤于鑿臺之下又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十世社稷壞宗廟隳剝腹絕腸折頸摺頤身首分離暴骨于草澤之中此春申極言韓魏之怨秦而酈氏誤以為智伯見屠之酷可謂䟽鹵矣鑿臺之下新序作叢臺之上郡國志作鑿壺字書以為壺古臺字故獻帝紀注臺崇山陽公載記作壺崇禮記敗于臺鮫鄭玄曰臺當為壺字之誤也陸德明曰臺音胡謝靈運撰征賦曰覽石橋登鑿臺

策馬釣渚息轡城隅則亦讀為壺折頸新序作折頰字

丹水

水經注曰上黨郡丹水出長平北山東南流注丹谷
即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

析曰劉琨扶風歌曰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文選李
善注引晉宮闕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上黨高
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蓋即酈氏之說予按上黨去雒
千五百里朝發洛城暮宿高都雖有乘風之翼躡景之

足不能如是之疾且其詩曰顧瞻望宮闕寧有天井闕
頭可睇德陽殿角乎倘曰寓言則安得以高都寔之考
地理志弘農有丹水縣丹水出上雒冢嶺山東至析入
鈞者斯為近之耳

壺關三老

水經注曰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漢有壺關三
老公乘輿上書訟衛太子即邑人也

析曰漢書戾太子傳作壺關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

紀作令狐茂檢今漢紀無而白帖引上黨郡記曰壺關
關城都尉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為冢焉
諸生尊師法陪葬者三百餘人松千樹皆大數十圍高
四五十丈俗名其山為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
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然漢武故事曰治隨太子反
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悟赦
反者拜鄭茂為宣都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
出疑弗寔吏捕急自殺此作鄭茂未知誰信又漢書王

尊傳有湖三老公乘興上書訟王尊治京兆功效善
長以茂為興大誤

五公

水經注曰易水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同
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隱西山故其舊居世以為
五大夫城子莊溪水南流逕五公城西五公即王興
之五子也光武即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
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

山之五王也俗又以五公名居矣

析曰漢書無北平侯惟元后弟譚字子元河平二年封
平阿侯薨子仁嗣初莽幼孤平阿侯譚多稱莽久之封
莽新都侯仁素剛直莽憚之為安漢公迫仁自殺謚刺
侯子述嗣按此則譚亦憐愛莽矣所不同于莽者平阿
侯仁也興豈仁之同生乎考兩漢書譚諸子董賢傳有
去疾哀帝時侍中有閔亦見張步傳莽東郡太守隗囂
傳有向安定大尹馬嚴傳注有仁子術即譚傳之述也

莽九江連率馬援傳有仁子磐憑爵土擁富貨東觀記
以為術子者凡此皆介恃同根盤跨維城彼九旅之降
心若四體之無骨獨譚父子自竄北鄙絕意閭朝澗泉
共清林風愈引若非灑注幾于無間矣檢太平御覽兩
引河北記曰易縣有五公城王譚不從王莽譚子興生
五子避隱于此世祖並封為侯所謂中山五侯也其西
三十里有五大夫城水經注蓋引其說若此言非爽王
氏再世有二五侯出矣

金臺

水經注曰金臺陂東西六七里南北五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

析曰文選注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又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據此金臺盖有兩也酈氏以為長廡被浦間館連都昭創於前丹踵於後然則曲榭鋪金虎臣畢擎高臺蓄寶駁

骨先來豈亦昭昭孫謀丹繩祖武者乎

寡婦城

水經注曰夏屋城東側因河仍墉築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于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

析曰注說非也考地理志太原廣武縣有賈屋山注曰即史記云趙簡子登夏屋者按此則夏蓋讀作賈故夏屋轉而賈屋賈屋又變為賈復而賈復更謚為寡婦也

考古證之此城蓋只夏屋城耳酈謂賈復築之亦穿鑿之甚

捍虎圖

水經注曰如渾水南逕虎園東季秋之月聖上親御園上勅虎士効力于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獸即詩所謂袒裼暴虎獻於公所者故魏有捍虎圖也

析曰後魏書曰王廩字洛誠晉陽人姿貌偉麗領太史文明太后臨朝廩見幸為侍中吏部尚書愛寵日隆太

和二年高祖及太后率百僚臨虎園有逸虎登門閣道
幾至御座侍御驚靡敵執戟禦之虎乃退親任轉重進
爵中山王獻覺太后親臨哀慟葬城東高祖登城樓望
之立祠都南又詔褒獻圖其捍虎狀于諸殿高允為讚
京師士女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善長托喻
奔戎蓋晦其事微露捍虎亦紆其詞也

牽招

水經注曰雁門水逕高柳縣城北昔牽招斬韓忠于

此處

析曰魏志牽招字子經觀津人太祖辟為從事太祖討
袁譚而柳城烏丸出騎助譚乃遣招詣柳城值遼東太
守公孫康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忠
與招爭辯招捉忠頭頓築拔刀將斬之峭王驚怖徒跣
抱招救請招乃還坐峭王便辭遼東之使按此則韓忠
之頭非斷子經之手善長誤也又地理志高柳縣屬代
郡柳城縣屬遼西相去懸矣酈氏又誤

茅茨

水經注曰天淵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
是黃初中所立也

析曰洛陽伽藍記曰蓬萊山有柰林南有石碑魏明帝
立題云苗茨之碑高祖于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莊帝
馬射于華林園百官讀碑疑苗字誤楊銜之曰以蒿覆
之故曰苗茨何誤之有衆稱善又魏書任城王傳孝文
還洛作茅茨堂東曰步元廡西曰游凱廡命羣臣賦詩

據此則碑立于當塗而堂乃元魏孝文帝作注以為皆
曹子桓事非也然苗茨字後經諸人研核而水經注魏
書並作茅茨正如越絕書茅山吳錄作苗山鄭注士相
見禮古文茅作苗蓋字通也

榆櫨

水經注曰漢明帝發使天竺寫致經象始以榆櫨盛
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

析曰齊民要術榆十五年中為澆櫨者亦澆類也唐弘

明集曰梁陳齊魏之前道家唯以瓠盧盛經本無天尊
形像此云榆橦可對瓠盧也

鼯鼠

水經注曰靈臺漢光武所築嘗宴于此臺得走鼠于
臺上

析曰竇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遊于
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有光輝羣臣莫有知者惟攸
曰此名鼯鼠事見爾雅乃賜絹百疋考爾雅豹文鼯鼠

郭氏注曰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然則辨鼯賜絹盖有兩也

陽侯

水經注曰渭水東逕陽侯祠北漲輒祠之此神能為大波故配食河伯也

析曰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高誘注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于水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揚雄賦陵陽侯之

素波應劭曰陽侯古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
予以為非也論語摘輔象曰伏羲六佐陽侯為江海宗
均注曰主江海事也陽侯之波義蓋本此

龍亢

水經注曰過水又東南逕龍亢縣語曰沛國龍亢至山
桑者也

析曰闕駟十三州志曰山桑縣人俗貪偽好持馬鞭行
邑故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詐托旅使若奔喪道遇寇

抄遂失資糧鄠氏取其一語殊為不備

武丘

水經注曰潁水東逕丘頭魏書國志曰宣王軍次丘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丘矣

析曰魏志王凌傳曰嘉平三年王凌陰謀廢立太傅司馬宣王乘水道討之大軍掩至百尺凌窮蹙乘船出迎宣王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而諸葛誕傳甘露二年誕反于壽春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軍二十六萬討之屯丘

頭使王基等四面合圍三年誕寤急突城門出司馬胡奮逆擊斬誕高貴鄉公紀曰甘露三年司馬文王陷壽春斬諸葛誕詔曰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為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也按此則司馬懿雖嘗討凌至丘頭而武丘之名則至司馬昭克諸葛誕乃改本注誤矣

負夏

水經注曰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昔衛公叔文子

升于瑕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瑕丘之名蓋
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衛
地魯衛雖殊土則一也

析曰縣邑同號地志已多于時魯有瑕丘何知衛無茲
壟周之典制國有分土行李所過聚櫟是防若瑕丘獨
為魯田寸壤皆非衛有未聞衛命介使憑覽敵國之墟
而終沒大夫卜窆強鄰之陌者也且此處所叙咸在邦
魯封域忽入衛事于理殊乖又負夏可謂負瑕則虞所

遷豈亦在是乎

白門

水經注曰下邳城有三重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于此中城呂布所守也

析曰魏志建安三年魏太祖征呂布其將侯成縛陳宮降呂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又獻帝春秋司空攻呂布于下邳布登西北白樓上城陷士禽以詣司空後漢書曰曹操擊呂布至下邳城圍之布

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下降謝靈運撰征賦曰傷炎季
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相魏武以謫誑宥謨奮于東藩
桴未譟于東郭身已馘于樓門又伏滔北征記曰下邳
城韓信所都也中城呂布所守南臨白門樓據諸書言
則白門所禽者乃奉先非公臺也唐太子賢注范曄書
乃引此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于此蓋未知
善長之誤也

泗水

水經注曰襄陽城北枕沔水昔張公遇害亡劍于是
水

析曰茂先遇害在雒安得亡劍沔流考雷次宗豫章記
雷孔章為豐城令于獄掘得兩劍一曰龍淵一曰太阿
孔章留其一匣龍淵以進張公及張遇害此劍飛入襄
城水中孔章亡其子爽恒以劍自隨後為建安從事經
淺瀨劍忽于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變為龍郡國
志曰南郡在襄陽南千五百里有襄陽縣潁川在雒陽

東南五百里有襄城縣酈氏蓋誤以襄城水為襄陽水也

黃鵠山

水經注曰沙羨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南直鸚鵡洲之下尾東即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

析曰宋書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未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

林澗甚美顯憇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顯服其野服不改
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太祖每欲見之嘗謂張
敷曰吾東巡日當讌戴公山也按此則仲若所住黃鵠
乃京口之山鄺氏誤可知

程鄉酒

水經注曰桂陽郴縣有綠水縣東俠公山南屈注于
未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
鄺也

析曰荊州記曰桂陽郴縣東界俠公山下有綠溪源官
常取此水為酒又晉書武帝太康元年簡文帝咸安元
年並薦鄴綠酒于太廟豈合鄴湖綠溪之醞為裸嘗
酌之祀與則注綠水宜作綠然梁書曰劉杳在任昉坐
有餉榭酒者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
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
不憶此杳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魏代人此書
載其賦云三重五品高溪搤里時即檢記言皆不差據

此則程鄉酒豈即千里酒乎楊元鳳書鄜氏當亦未見

赤松

水經注曰東陽郡長山縣北對高山山下水際是赤松羽化之處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後人立廟于山下

析曰神仙傳曰黃初平丹溪人年十五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見市中有道士乃隨求弟至

山相見詞畢問平羊何在曰羊近山東凡初不見便俱
去平言叱叱羊起于是白石皆起成數萬頭羊金華蓋
即此山也初平仙去改字赤松子注箋以為古雨師誤
耳

恒水

水經注曰崑崙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
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恒水東南流逕
拘夷那竭國云云又逕波麗國又東到多摩梨帝國

即是海口也

析曰崑崙墟河出東北陬恒出西北隅恒繞西域達于大秦河入中國注于東海汚流小渚絕不通波善長叙恒于河之下盖因崑崙而及之乎若其括地脉川抽竒甄異六合之外宛在目中三竺之流如滌足下神州地志斯為最瓌矣然皆躡法顯之行踪想恒流之洄洑其間水陸未辨道里難明計所差池厥類亦衆予為兩兩較之法顯傳云渡新頭河至毗荼國東南行八十由延到

摩頭羅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到僧伽施國又東南行
七由延到屬饒夷城城接恒水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
呵梨林又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又南行八由延到舍
衛城又東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又東北行減二由
延到迦維羅衛又東行五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
延到拘夷那竭又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又東行四由
延到五河合口度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弗邑從此東
南行九由延到小孤石山又西行二由延到王舍新城

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復南行二十里到六年樹
從此還向巴連弗此皆顯踰原越隰瞻曦晷以遐徂尋
途投靡觸風塵而備歷者也水經注因之乃云新頭河
逕中天竺毗荼國又逕摩頭羅渾流恒水恒水東南流
逕拘夷那竭國又東逕毗舍利城又東南流逕僧伽施
又東逕罽賓饒夷又東南逕沙祇恒水又東南逕迦維
羅衛北又東逕藍莫恒水又東至五河合口度河南下
一由延到巴連弗邑恒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

王舍新城又西逕伽耶城南二十里到六年樹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弗邑皆以原野之遙征為波流之所屆焉且拘夷毗舍在藍莫之左水經注乃居伽施之西舍衛毗伽去伽維北方一由延恒水若南必逕茲土而善長遺之度雪山過沙河經鳥長佛足跡曬衣石即得陀衛尸羅國水經注乃置葱嶺之東黃河之所逕凡此俱與法顯傳大致相違若夫顯東西跋涉所約各幾由延者其中定多瑰異直為不能具述善長亦失網羅都

無補綴但改云恒水東南流耳恒水又東逕耳佳麗僧
城叙多支複空荒夷野事極寂寥千里而遙一言便畢
不令好古之士恨作者之踈乎又法顯從六年樹還
巴連弗順恒水西下至曠野波羅奈蓋循西岸行也又
還巴連弗順恒水西下東行得瞻婆梨帝蓋沿東許去
也此邑恒水下流左右諸國盡此矣水經注乃先于巴
連弗處云恒水又東南逕孤石山又西逕王舍伽耶廣
袤計之安得有兩恒河乎是知縱翰畧記者忘淮之地

道快意成書者固研乎舊史乎今乃證其諸長拾其一
短俾知積壁崑圃一片是衛武之圭濯錦蜀流數尺乃
楚丘之服若曰鴻致自有所指歸細趣不足以擊難立
言之旨吾亦烏乎測之哉

庖林卷一